

当代学术论丛

瑶族历史文化 与现代化

毛殊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 瑶 我 民（代序）

一、缘起过程

对于一个血脉中流着瑶族的血，在广西东北部传统瑶族地区富川瑶族自治县出生并自幼长大到上大学才离开那里的人来说，那怕不是专门研究过瑶族历史和文化，对于瑶族历史文化多少也可以随口道出一些名目。家庭、邻里、亲戚、朋友，都与这样的历史文化发生发生学上的关系并依存于这种关系。但是人们天天接触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自己所熟知的东西。天文学家只是这个地球上几十亿天天生活在同一片兰天下的人中的极少部分。我祖母为范氏，是瑶族传统姓氏中的大姓；祖辈父辈都讲八都话，是瑶族方言一种；自幼耳熟能详的“先有苗瑶后有朝”，是瑶族历史文化的积淀与折射；懂事起就从未陌生的盘王和千家峒传说，是瑶族历史文化的精华；小时候与家兄玩的两根棍子三块砖的“打拐”游戏，是当地瑶族一种传统的儿童竞技游戏；经常喝的油茶、油煎阴米汤甚至红薯南瓜汤，是瑶族作为山地民族特有的饮食；让人从小就相信有着神仙居住的郁郁葱葱的南岭山系都庞、萌渚二岭，是瑶族主要聚居的山区；经常听到对面山坡上少男少女哼唱的被某些人戏称为“牛来吧咧狗来拖噢”的唱腔，是当地瑶族最为著名的民间情歌对唱；瑶人、山瑶佬、八都佬、瑶牯仔、老同，是我

最亲近的血乳交融的父老乡亲……所有的这一切,在未专门对瑶族历史文化进行真正的研究前,只觉得它们是我原有生命中已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与其他在我生命中同样不可缺少的那些部分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当一个偶然的機會使我对表面熟知而其实知之不全的瑶族历史文化有明确的主观努力与兴趣进行探索与研究时,以上的一切却成了民族文化韵味与魅力无穷的无价之宝。

很感谢把我引入民族研究特别是瑶族研究的过伟、过竹父子俩。广西师范学院教授过伟先生是我从事瑶族研究的入门引路人。我第一篇瑶族研究的文章就是在他热情而具体的指导下写的。该文原是他为一家西北省份出版社写的关于瑶族民歌方面的书稿,因他当时其他研究任务繁重而让我来写。我从以“先有苗瑶后有朝”为开头的那首著名瑶族民歌入手,分析和研究了瑶族民歌中的瑶族历史文化内涵。后来这本书我并没有看到,但对瑶族历史文化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对过伟先生作为民族文化研究学者的谦逊态度、奉献精神、严谨学风和学术造诣深为敬重。当时广西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艺研究所过竹的专著《苗族神话研究》刚刚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朋友他赠送一本给我。第一次读民族研究的专著,我很有兴趣认真地通读一遍,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了与瑶族紧密相关的民族苗族的神话。该书至今依然是苗族历史文化研究中较有水平的专著,对我的启发很大,因为苗瑶同源异流,历史文化上相似之处极多。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与过竹以及其他友人还一起写作出版过《中国白裤瑶》(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瑶族风土志》(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书。

1988年秋冬,我第一次对瑶族及瑶族研究发生了难以抑

制的兴趣。于是,迎着忽而秋高气爽、忽而初冬寒潮,象一个远离故土长久漂泊异国他乡的游子,花了十多天时间对桂、湘、粤三省区交界的瑶族聚居地区进行蜻蜓点水般的“考察”。其实与其说是考察,不如说是结识和拜访一个相对于我原来所学专业来说几乎是全新领域的学者、朋友和熟知瑶族民间历史文化的乡土名人。那些日子结识了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盘承和、江永县的杨元里、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莫自省、连南瑶族自治县的余大邦、贺州市(当时为贺县)的邓元东、刘小春等。他们是我进行瑶族研究的第一批朋友。很感谢时任广西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领导的曾德盛研究员(现为该院助理巡视员)批给我假期并资助了部分考察费。万事开头难,在我初始从事瑶族研究时他们所给予的帮助尤其令人值得记忆与珍惜。特别是杨元里先生给予的帮助与启发极大。他介绍了千家峒的历史文化以及人们对之的研究。也是那时,我第一次进到千家峒瑶族乡(当时仍叫大远瑶族乡)进行考察,在乡政府得到了杨元里介绍的朋友热情接待与帮助。他们给我介绍的不是他们身外之物,而是他们自己,以及与他们自己生命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山川风物、祖先崇拜、历史传说、节日习俗、生产生活等等。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大碗喝酒中的热情却深深地印在脑中长久挥之不去。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寻根者,我看中这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与对他们生活的这块土地和人民的尊崇是一致的,自然应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古语。尽管那次考察只是在乡政府拜访和了解一些陌生的人与物,甚至连乡政府所在地的瑶族博物馆也未进去参观,但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的一切,与同千百年来从千家峒口穿岩奔流而去生生不息的

大远河,使我第一次受到瑶族历史文化的洗礼,其悠久与辉煌已震撼我心。十年后我自己驾驶车辆再次进入千家峒,而且进到比乡政府以上高得多海拔幽得多深山的越野吉普车所能进入之地,了解到更多的瑶族民风民情,看到更挺拔险峻的山岭风光,但与十年前那次考察相比却显得平淡很多。就是这么一个千家峒,点燃了我魂牵梦绕的民族情素,使我发现自己原来对瑶族这个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民族,有着如此众多的相同与认同。从桂、湘、粤三省区交界瑶族聚居地区进行考察回到南宁不久,我就写了一篇研究桂、湘、粤三省区交界瑶族聚居地区瑶族民歌的论文。后几经修改并征求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修改意见,论文曾经于1990年提交过广西瑶族研究会在富川召开的瑶族研讨会、广西美学学会在柳州召开的广西民族民间美学研讨会。现在回头看这篇写作时间比较长的论文的质量还是不很理想的,但在写这篇论文的过程却使我真正地系统全面地开始接触、翻阅、熟悉和掌握有关瑶族和瑶族研究的大量资料,为今后从事瑶族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准备。

1989年初,我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牵头进行的中国百县市国情调查中的南丹县情调查。这个国家重点课题的调研前后进行了两年多。我正是因为参加这个课题才有机会第一次真正从研究者的视角来考察现实中的瑶族,而且是在研究上比较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白裤瑶。虽然我从小在瑶山长大,但比邻改革开放前沿省份广东的桂东北瑶族地区经济文化远远比处于桂西北的南丹白裤瑶发达。初入南丹瑶山就使人深深感受到白裤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保留着比较传统或原始的事象与形态,让人觉得对白裤瑶作一次

民族学研究极有价值。于是在南丹县情调研即将结束时,时任广西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朱荣研究员就决定接着对白裤瑶进行专题调研。从1989年初一直到1992年夏天近四年的时间,我与朱荣、过竹及周可达(现为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多次深入南丹瑶山,克服严寒、酷暑、缺水、蚊虫跳蚤叮咬等困难住在瑶山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几经周折,1992年夏天《中国白裤瑶》一书脱稿付印,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国内外专家学者前来索要者众多,有次一位在外省大学就读的外国留学生一次就购买去几十本。《中国白裤瑶》全书27万多字共有5位作者,我个人就写了近10万字并负责对全书进行统稿修改。因此,写作该书以及为写作而进行大量的社会调研、查找资料,对我从事瑶族研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锻炼与促进。在从事《中国白裤瑶》研究的同时,我还与过竹、李肇隆(时任桂林《漓江日报》副总编)等一起编著了47万字的《中国瑶族风土志》,该书199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也是在这一时期,我结识了瑶族研究著名学者黄钰、黄方平父子俩。与方平是在我家乡富川瑶族自治县举行的一次瑶族研讨会上认识的。当时我是一个瑶族研究的门外汉(当然现在也未必是行家)。几次学术研讨会后我们成为朋友。由于写作《中国白裤瑶》和《中国瑶族风土志》的需要,我尽所能及地搜集瑶族方面的资料。这样就找到黄钰、黄方平父子家中了。说句实在话,就我拙见认为,在中国若要想最全面最方便地查找瑶族研究方面的资料,除了到黄钰、黄方平父子家别无它径。他们家所藏的这方面资料不仅全面而且权威可靠。这不仅因为黄钰、黄方平父子为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瑶族研究

学者并出版有多部著作,那些资料也是他们父子一辈子毕生心血的凝聚。令我所幸的是,黄钰老先生对我这么一个素昧平生的瑶族研究门外汉所给予的帮助与支持远远超过了我原有的期盼。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文人相轻、同行相诋之糟粕,这点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研究这个领域让人感受极深。我从不诋瑶族中消极的人和事,特别是在外族人面前,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落后的东西。如果哪天自己认为自己所属的那个民族没有阴暗面了,我想不是这个民族就要消亡了就是自己这个主体就要消亡。不仅汉族、壮族如此,瑶族也一样,但是这个民族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和生生不息的民族传统文化终究使其不断寻求进步。黄钰老先生即是这样富有生命力的学者。他的热情与为人不仅对我写作《中国白裤瑶》和《中国瑶族风土志》起到极大的帮助作用,而且对我从事瑶族研究也是一种难得的鼓励与鞭策。在他的指导、帮助与支持下,我对历史上从汉代以来有关瑶族和研究瑶族的史料极其系统地梳理了一遍,并写出本书中有关瑶族出版事业和史料方面的章节。当然,由于黄钰先生的著述甚丰且比较具有权威性,本书中许多地方都引用了先生的成果。方平早已移居美国,书信来往较少,但仍通过黄钰先生传达问候与讯息。

1997年10月至1999年9月,组织上安排我到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挂职工作,挂任分管文化、旅游、科技、广播电视等工作的副县长。这使我有机会直接在瑶族地区通过实际工作对现实中的瑶族进行考察,以及对以前有关瑶族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思考。我觉得在自己过去的瑶族研究中同许多瑶族研究学者一样,只偏重对瑶族历史上过去东西的研究而对现实中的瑶族关注较少。因为自己直接获得的研究材料主

要是别人和前人提供的,量体裁衣、看菜吃饭,避免不了使自己的研究落后于现实。这种状况的存在可以说是当前瑶族研究的一个普遍缺陷。特别是随着自己工作的深入就更加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每当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自己过去的研究和他人的研究有出入时,总想把所有的一切研究都亲自重新来过一遍。然而现实就是如此矛盾,没有行政事务的关系我就不可能可以那么深入那么全方位地进入瑶族最活生生的整体现实中,但行政事务又占去我主要的时间与精力而使人不能当时就把所见所闻好好研究一番,过后再想把当时的东西进行梳理又象是隔靴搔痒一般。有次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奉恒高同志到恭城考察工作,与他谈到有关瑶族研究的现状时这种感受尤为强烈。我想,这是大多数实际工作者都有的感受吧。当然,现实离不开历史,未来也离不开历史。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关注瑶族的过去而对瑶族的现实和将来轻描淡写,或者自己的研究总是与变化万端的现实和富有希望的未来有那么一段距离,这种研究又究竟有多少价值和意义?挂职工作两年对瑶族研究的感慨是多方面的,也写有一些调研报告和论文,但最主要的收获就是使人深深认识到所有的研究都不可离开活生生的现实,否则这样的研究无异于痴人说梦一般。

从事瑶族研究十多年来,走过广西、广东、湖南、贵州等省区的许多瑶族地区,结识了许多知道名和不知道名的瑶族朋友和其他民族朋友。不仅有象长期生活在民间从事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播的刘小春(广西贺州市文化馆)、李健宁(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局)等这样的具体文化工作者,也有象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所)、李筱文(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等这样年富力强、富有成就的青年学者。上大学我学的是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读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来工作从事的主要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管理,与民族研究可说是从未有缘。正是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我才学有所长研有所成,真正作为一个研究者认真地反观与思考自己所属的这个民族,并使从事瑶族研究成为我研究工作一个重要部分。当然除了帮助与支持我们还有合作。如 1992 年在贺县(今贺州市)国际瑶族研讨会期间,我与过竹、彭兆荣、何玲玲(现在新加坡)等就动议合作出版一本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后来在广西社会科学院学术前辈范阳研究员、丘振声研究员的帮助下,《南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我统稿修改完全书后于 1994 年 12 月就纳入“广西民族民间文艺丛书”中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在十多年瑶族研究工作中,给我支持最多的仍是相濡以沫的妻子黄蔚。这种支持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研究上。对于我多次深入民族地区考察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与境遇,她都是在极大鼓励与深切理解中默默支持,从不干预和拖后腿。只要有条件她都会与我一起下到民族地区去采风,实地领略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至今她仍有自己很好的少数民族朋友。她对少数民族的兴趣与激情并不亚于我。我们一起走过广西许多的少数民族地区,也一起到过湖南、云南、四川及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她多年来主要在企业工作,主要精力和时间都被改革开放中的市场经济大潮耗去,但她仍写有与瑶族有关的文章,还参与了《南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写作。

二、几许感慨

我是学哲学出身的，民族研究并不是我的专业，但提起从事民族研究真令人有万千感慨。

这十多年来走过桂、粤、湘、贵等省区的许多瑶族地区，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去寻找什么，只不过听凭一种或许是民族学或人类学理念的直觉引领罢了。然而无意中我得到很多。重返并接近了只有在那样的山岭中才有的自然风景和人生风景，认识了那么多的人，生发过那么多感想与企望，这都不是今日一纸可书的。1990年底在富川第一次参加瑶族研讨会后，似乎一切都全新地感受到家乡的人和物原来有此前从未有过的感受，于是就写下了《瑶山》这首小诗：

如果这瑶山之外仍是瑶山
出生的故里竟成陌生的地方
如果俗世尘烟永远吹不到这片深谷
半辈子的追求只为今日一声惊喜的呼唤
我愿再次对繁华都市抛弃
追寻早已遥远的时光

三百首诗篇
抒发只是心底里一个激越的愿望
三千里江山
跋涉只为传说中一个美丽的梦想

在这峰峦叠翠延伸远方的山中
涧水声里原有我一生的不变
一直未知而又陌生的族源
一样的歌调一样的语言
竟已穿透万重关山大洋彼岸

渺小与伟大烘烤着悠远历史的哀伤
自卑与自尊影射出流离漂泊的彷徨
现代文明只如冬季黄昏山顶上天际边透过暮霭的微弱阳光
这绵亘不断的瑶山不曾有丁点变迁
飞鸟一直传颂着我一尘不染的共同祖先

如果瑶山之外仍是瑶山
我愿将一生的夙愿与追求镶在永远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线上

凡事讲究缘分。我与瑶族这个自己所属的民族之间其实也是一种缘分。不然几百万中国瑶族人中为什么仍有些人不是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知之寥寥,就是想从内心深处叛逆这个民族。不熟悉自己民族的历史尤可原谅,而叛逆自己的民族让人痛心。记得 1980 年与我同年上大学的一位盘姓(为瑶族传统大姓)瑶族中学同学,到了南方一座大城市读书后他竟耻于自己的姓氏与民族,不仅连姓随母不再姓盘,而且连民族成分也随母而不再是瑶族了。这应该是一种无缘吧。与此相比,我庆幸自己与这个民族的斯生甚或前生之缘。虽然一切

之中不免有艰难困苦及其他人的误解、嘲讽甚至阻碍,但瑶山布满的足迹,那些偶然的契机成就的天作之合及收获,令我今生将以研究瑶族走遍瑶山为骄傲。

现在回头看从事瑶族研究开始之初的我,年轻、单纯、热情、有劲、无牵无挂、无尊无卑、无所畏惧、一股豪气又忧族忧民的样子,可能还傻气而可爱、盲目而蒙昧。为民族历史与兴亡所驱使从瑶山山路的这端走向那端,总想在一夜之间踏遍瑶山,哪管浑身满是厚厚尘土。这既是在自己的民族中体验这个民族的过程,同时由于仍欠真正熟悉这个民族而又象是一个外族人去融入另一个民族的过程。正象一个人乐意离开他自己的本土文化去探询异族他邦之地,除了首先所获得的一定是差异与未知,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经验之外,过程的艰辛在所难免。1991年春节过后,在此情此境下我写下了《我族我人》:

久违的面孔不尽风霜
融入的风尘掩不住艰难
五千里江山八万里人寰
生生不息我族我人的希望

一刻可挥洒亘古的苍茫
崇山峻岭依旧延绵着荒凉
远山偶尔传来一声低沉的长叹
一时鬼哭狼嚎雨骤风狂
哪是我族我人的根源
哪是我族我人的去向

不要问真实的背景与答案

只求获得瞬间心灵的振撼

瑶山的风景在我这些年的记忆里基本上是很美很美的。春天，满山杜鹃铺天盖地如火如荼中，山中经冬天霜雪后的千年古松在枯挺枝桠旁又绽放青葱，我体验了今生所能领略和感受到的蓬勃生命；夏季，阳光在夏雨七色交辉的苍翠山野的怀抱里沉醉不醒，使人慵困于物我两忘，无限依恋这世间万千美好。至于秋天的收获与冬季的热闹，正是人们一年中最好的时光。山寨中伴随着秋冬两季的传统文化民俗活动令人目不暇接、惊异不止。这些延续了千百年之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别小看了山野上屋堂中那一次次的仪式与活动，村头寨尾常见的一两个不起眼的小神祇，民间一两个有时让人觉得神志模糊般的师公和五音不全的歌手，要是真的没有了这些，瑶族悠久历史和民间文化仿佛就消失了。我就这样随着时间的脚步一步步走向了自己这个民族的深处，走进观念和精神文化的核心，走进人们的灵魂中。我常想瑶族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呢？在这广袤的瑶山，我看到了两种多么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虽然他们各有其传统意义上的恒定模式与既成的道路，可能将来的结局也不尽相同，但都很神奇。在这么个狭窄天地里，人们可以暂时离开纷繁的现在而尽情地探索人类的过去与未来，让所谓现代文明人因现世功名利禄而产生的一切烦恼全抛脑后，如醉如痴地沉湎于悠远历史文化与自然自我的和谐统一里。这些不同而同相异而一意味无穷的协调一致是在喧闹的都市里根本不可能感悟到的，它使人诗意盎然。1992年春天

在广西田林县参加青年瑶学研讨会后，我写了《我瑶我民》：

A

我怎样才能表达那样一种每次触及都象从未体验过似恍似惚中依然犹如蛛丝一振对蜘蛛的震动与欢欣的脉冲撞击着我心房最脆弱最敏感地方的激动？每个生命细胞，每域天地世界，弥漫与穿行着的激动啊！

似乎太远古漫长太艰难困苦了！试着用极短暂极瞬间如白驹过隙的生命去冲撞那样一种极荒远极亘古如混沌未化的初始，没有意向与体验，没有位置与空间，顺着—维流逝不断不回无可奈何的时间迷雾，企盼某一时刻会有个模糊的默契、印证、发现，哪怕模糊得再不清晰也行啊！

B

真的走到了那个境地吗？山风清爽，山歌悠扬，山民淳朴又热情欢畅，为何我们却不值一提？依旧是那颗溯源的心，却不为今日的印证而欣喜。

黄叶飘满山谷。你挺立坡头凝视远方，说是寻找着一种十几年久违了的山果或什么。我知道那是你亲族的记忆与联系，是你心灵深处最为动人与纯洁的砝码。可是，黄叶飘飘啊飘满了山谷，却无一个赏叶的人。我们真的走到了那个境地了吗？

C

是为了路口喷呐笛笛声里热烈的欢欣？是为了炊烟袅袅宁静坡上村屯里烘人的温馨？是为了与她或他对歌一曲以助沟通与认同之慰藉，还是为了专程去查访那户瑶家门灶边屋檐上记着的那只无尾巴狗的生日？我们聚到了一块。

春阳如秋日般清爽。还是让我们举杯频频一同畅饮这生命之泉吧！在这木屋内，在来时的山径及路口，在柔如飘带的盘山公路，在极苍茫的远山，你的足迹竟是如此明晰可辨，延伸向天际。让我们举杯频频一同畅饮这生命之泉吧！将来某一个偶然时刻，我又如何再度寻找你，又在如何的场景中相见？还是这笛笛唢呐声，这袅袅炊烟，这绵绵山歌吗？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天生下来就无尾巴的狗作伴吗？

写作本文的过程也是情感游历的过程。此刻我正感觉到来自心底的隐隐苦悲。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我难以确切地表述这种苦悲的由来和内涵。千丝万缕的瑶山剪不断理还乱。我心中的瑶山不同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瑶山，不同于现实存在的瑶山，不同于我之外的任何人记忆中或想象中的瑶山，甚至说出来的瑶山与我心中的瑶山也并非一物。瑶山之于我绝非局限于一个地理概念山川之名。只要想一想一群生活在那里的人，瑶山就是一种历史与文化、一种意识和境界了。一个远行的研究者用人生最美好的十几年时光重新返回并奔波在瑶族地区的深山野林间，把瑶山当作漂泊地和归宿地。多年前桂东北山地原野那个夏日傍晚夕阳余辉的微澜中，我踏上了离开故土的征程。山川谷野溟蒙中油茶的浓香溢满了小小的空间，这是与前方漫漫长途一脉相连的温热，如诗如画般铭刻在心底十几年。那一刻，当我满怀憧憬面向明天的同时，更是深切觉得生命中有些什么正离我而去，深深地融入了那片土地，永永远远地留存在那个地方。时间是最好的。现在回望生活了十几年熟悉的故土，作为考察者和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者一直并继续跟着时间走，就看到了原所熟悉

的人与事进行中的过程和结局。虽然远不是终极结局,哪一些人不尽人意,哪一些设想正在成为现实。不论在此瑶山还是在彼瑶山,同样山川风物依旧思想面貌已非,使你很难沉迷于正在消逝的往日风景和往日精神。十几年间一再体味着这隅山地施予我的宽阔宽厚宽容宽松的自然而然,它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和研究,这或许就是自己有时苦悲而浪漫心境的由来吧。

今年夏天在高原上最美好的季节有机会到了世界屋脊西藏。向来以山地民族一员自誉的我,希望在更高的雪域山地上生活的民族中寻找相似与认同。因为此前去了云南的丽江、四川阿坝等与藏族有过实地接触的缘故,到西藏之前的神秘感就大打折扣。在云南丽江玉龙雪山下第一次听到藏族小姑娘唱着一首赞美母亲的藏族歌曲时,虽然听不懂藏语却深深领悟到歌中的内容。当歌者走近我上前与她印证了我的领悟后心里为之激动了好几天。多么原生的民歌就如同那高高雪山顶千年不变的雪原一样原生!由此真真实实地引发了我对那块地球上最高土地与山川的向往。未去西藏前曾有许多感想,总想去了以后一定会有如何如何的收获与振动,如何会使凌空妙想迸发不断。去了之后带回满身的疲惫与尘土,什么新奇的感想也如同醒来的梦呓一般。拉萨的夜雨,日喀则的阳光,山南雅鲁藏布江河谷两岸的绿洲与青草,以及无时不在无处不见喇嘛庙、经幡、玛尼堆、朝圣者……这就是西藏。其实,西藏的神秘与陌生远不是许多人花大段大段长篇去描述的那样。在我心中,似乎每样事物都可简单几个字就能写明。那里虽然是地球上离天最近、阳光最为充足之地,山上还常有云遮雾拦,但那里的天空就是永恒的天高云淡而已。那

里的人们虽然陌生但朴实无华,一点也无神秘的光彩,有的是百分之百能让人初次谋面就可准确感触的喜怒哀乐与对世间一切的淡然处之。在与世隔绝的社会与环境里,为求得生存而把人性中最珍贵最淳朴的理念与情感尽情挥洒出来,使人在繁杂尘寰长久被蒙蔽上一层厚厚的灰垢一下子就化解了,露出赤裸的心与情。瑶族在这方面比不上居住在更高山地的藏族,但他们同藏族相比毫不逊色的淳朴与热情长久以来一直感染着我。

一般说来,我不主张对瑶族及瑶族地区进行道德的评判和价值的判断,主要是没有这种能力。在瑶族地区进行调研时的见闻与感觉都对我以往既成的观念进行了挑战,让我认识到个体多年来筑成的观念体系本来就脆弱得很。于是有了这么一个确切的情况:由于我重返瑶山,多年来与人穷理论争的习惯有了大大改观。很简单,因为并没有多少属于个人的价值观念可言。同许多民族研究工作者一样,这使我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我是如此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当代文化人类学有关文化模式、思维方式并无高下优劣之分的观点,认为任何轻视和无视他人生存形态的思想都是愚蠢的;另一方面,作为本地社会生活的参与者,自以为对这个地方的社会发展进步负有一定的责任,我的良心不允许自己津津乐道于象白裤瑶那样近乎自然状态的艰苦生活,我不能够心安理得地欣赏把玩那种愚钝和迷茫的目光。游荡于这两者之间我难以找到使二者结合的平衡点,我甚至不能以批评的语气叙说哪怕我所感受的陈规陋习。那不明智也有失公允,还没多少意义,但我又必须如实记录下来让他人及后人自去分辨。因而在我的瑶族研究成果里总缺少不了调研报告之类。人生不能在水平